

秋 的 十 四 行

□周宗雄

倾听钟声

圆月慵懒地照着大地
池水映出天空的倒影
是谁在天边摘了一篮子星辰
分送给远走黑暗的斯人

钟声敲出岁月的雄浑
厚重的晨雾尚未散尽
超起的脚步加快了速度
关山万里,难阻一颗归家的心

路旁的一朵接一朵的野花
抓住我的眸子紧紧不放
而飞鸟的一声长唳
却在我的心湖溅起故乡的晚霞

哦,在钟声的吉祥雨里
沐浴出一个楚楚动人的秋的新娘……

九月来临

花香斟满了九月的酒杯
太阳在数着灰色的银币
一匹小鹿来到宁静的小溪的唇边
黎明伸长舌头把世界吻遍

秋水像顽皮的孩子一路小跑
漏网之鱼在嘲笑渔人的愚昧
芦花扬起秋风修长的手臂
秋虫们盛大的音乐会高潮迭起

远行的人孤独地背起行囊
像一棵树在路上流浪
老人们无可奈何地穿起夹衣
企图抵御深入岁月骨头的寒意

谁能阻挡日夜兼程的古道上的马车
枯萎的花瓣梦想重新穿起艳丽的花衣

你和他们

□王月中

七十年前
你怀揣着赤子之心
为国建设的梦
呱呱坠地

七十年来
你目睹了无数工人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勇气和品质
抒写了曲曲感人的建设史

你目睹了
脸上满是泥泞的他们
在潮湿阴暗的井巷内
在纵横交错的地层深处
将手中的钻枪
化作钥匙
在开启宝库之门
他们把幸福藏进心里
把奉献的汗水
洒满井巷

你目睹了
身着工装的他们
在嘈杂的车间里
在沸腾的高炉旁
将手中的矿石
化作谷物原料
酿造出杯杯金色彩浆
他们把喜悦写在脸上
把奉献的汗水
添作燃料

你目睹了
双手布满老茧的他们
在炙热的太阳下
在高耸的脚手架上
将手中的瓦刀
化作画笔
绘出一幅幅精美的艺术佳作
他们把自豪写进眼中
把奉献的汗水
化作笔墨

七十年大潮激荡
七十年春风化雨
你建设了绿色矿山
实现了生态冶炼
从单一原料生产到今天全产业链循环
综合竞争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你的一切成就
都离不开他们满腔热血、无私奉献

他们似那坚硬基石
撑起你通向明天的坦途
你似那广袤的海洋
扬起他们梦想的风帆
他们的梦想需要你来书写
你的未来需要他们来描绘

“身体和灵魂,总要有有一个在路上。”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做到身体在路上,毕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工作,家庭,都是甜蜜的负担,我们是现实的蛛网上努力攀爬的蜘蛛,逃不脱千丝万缕的牵绊。当身体无法在路上时,别忘了心中要藏着远方。

心中藏着远方,就是心中藏着风景。我们很多人不能做到行万里路,让身体感受启程和抵达的快意,体验沿途风光的壮美和辽阔。可即使如此,我们的心中也要装着日月星辰,装着万水千山,装着森林草原……心中藏着风景,藏着远方,你的世界就永远是开阔的。

朋友喜欢摄影,她梦想着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拍下最神奇最美丽的图画。可是,条件所限,她无法经常去远方,也很难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她的脚步始终在能够企及的小圈子里打转,几乎是周而复始,不会偏离自己的轨道。尽管如此,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发现美,拍摄美。她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颗星可以传递夜空的渴望,我不能走遍千山万水,但我心里始终藏着远方,藏着远方的风景。

我懂朋友的意思:心中有开阔辽远的风景,你的眼界就开了,你的世界就会开放和延展到最遥远的地方。心中藏着远方,可以抵御现实的琐碎。“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诗和远方都是藏在心里的。现实复杂,琐事纷繁,但如果我们能够怀着向远方的愿望生活,就能收获一路的无限风光。

心中藏着远方

□马亚伟

远方,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词。远方代表的是心灵栖息的地方,脚步不能抵达的地方,心灵完全可以容纳。远方,是我们向往的世外桃源,是我们为心灵创设的最美殿堂,它美丽而诗意,浪漫而自由。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其实,生活在此处,而梦想在别处,在远方。远方,是盛放我们梦想的地方。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才能走出丰富而精彩的人生。现实的一切都是我们必须要珍惜的,但不要把梦想丢掉。遥远浩瀚的夜空,星辉斑斓,我们的梦想时刻都在闪光,捕捉着梦想的光芒前行,心永

远都不会黑暗。

远方,还代表着未来。心中藏着远方,永远都会有一份期许和憧憬。一个心中没有远方的人,会把所有的日子都过得乏味不堪,他们得过且过,任凭现实生活的芜杂侵蚀心灵。一个只顾眼前苟且的人,心灵会逐渐贫瘠沙化、空虚无望,他会把生活过得一地鸡毛,狼藉不堪。心中藏着远方,心灵之泉永远不会干涸。远方有多遥远,一抹绿就是整个夏季,一片云就是辽阔秋空,一片雪就是冬天的童话……我们拥有的可以不多,但憧憬的一定要足够丰富。心中藏着远方,你会与所有美好的风景不期而遇。

远方,是一个诗意的所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早就悟出了心在远方的意义。远方,也是一个与梦想相遇的所在。当我们的身体无法抵达远方时,一定要让心中藏着远方。心中藏着远方,藏着八千里路和月,藏着九曲黄河万里沙,那么生活中一切琐碎和烦恼都会变得轻如鸿毛。心去远方,与美丽相遇……



荷韵

范旭坤 摄

奶奶的葵花

□徐光惠

“向日葵,花儿黄,朵朵花儿向太阳……”奶奶种下的那片向日葵,总是泛着金色的光,在记忆里摇摇晃晃。奶奶生于民国时期,双脚仅有巴掌大,走路一颠一颠的。爷爷在父亲幼年时就去出了,奶奶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一辈子没有再嫁。大伯父15岁那年被拉去当壮丁,流落他乡杳无音讯,这成了奶奶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

奶奶在老屋后的菜地种上了小菜,还在菜地边种上了向日葵。父母为生计奔波,奶奶帮着料理家务。向日葵很快冒出了嫩绿的小苗,一天天长高、长大,毛绒绒的茎秆顶端长出了肥厚的绿叶,终于开出葵花来。金黄的花瓣羽毛般柔润,镶嵌在盘子四周,耀眼得很。

我问奶奶:“这花为什么叫向日葵?”“它总朝着太阳转,所以叫向日葵,也叫向阳花。只要有太阳,就能发芽、开花、结果。”

“奶奶,你为什么喜欢种向日葵?”“傻丫头,因为它好养活,种下就有盼头,不光有花还有果,多好啊。”奶奶满

眼含笑。

葵花高昂着头,迎着太阳转。我拽住葵花不让她朝着太阳,可一松手,它又倔强地扭过头去。清晨,隔着窗户透过斑驳的阳光,便看见绽放的向日葵,像一个个闪耀的小太阳。站在地边会嗅到葵花的芬芳,暖暖的阳光的味道。

“向日葵,花儿黄,朵朵花儿向太阳……”葵花开时,奶奶就教我们唱起这首歌谣,我们边唱边跳。

“葵花了,有葵瓜子吃喽!”奶奶唱着唱着便走了神,喃喃自语,呆呆地凝望远方。父亲说,奶奶一定想大伯父了,大伯父最爱吃奶奶炒的葵瓜子。葵花的花瓣偷偷落下,开始结籽,花盘变得沉甸甸的,头微微低下,但腰杆仍然挺直。我们急可耐几下几颗尝鲜,一股生涩味道。“鬼蛋蛋儿馋嘴,炒了吃才香。”奶奶嗔骂道。

终于可以去收割了,我们欢天喜地跟着奶奶去地里。奶奶半弯着腰,用镰刀把花盘割下,不时抡起衣袖擦擦汗水,对我们咧嘴笑,葵花一样灿烂。奶奶把花盘摊开晒上几个太阳,拿棒

槌用力敲打花盘背面,一颗颗瓜子便珍珠似的蹦跳出来。

奶奶将瓜子倒在锅里来回翻炒,不多会儿功夫,便炒得金黄满屋飘香。奶奶往我们口袋里装上一把,瓜子热漉漉的。尝一口又香又脆,满口阳光的味道。那几天,家家户户都忙着收、炒葵瓜子,孩子们揣着香瓜子东窜西跳,整个村庄浸润在葵瓜子的香气里。

一年一年,向日葵常开不败,香香的葵瓜子伴我们长大。奶奶一天天老去,像一根干枯的包谷秆。白发稀疏,脸上褶皱添了许多,掉光牙的嘴愈发干瘪。她习惯在老屋门口坐着,昂着头望向天空,一坐就是半天。向日葵依旧开着,灿烂芬芳。

终于有一天,奶奶中风瘫痪,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神志不清。奶奶弥留之际,浑浊的眼闪过一丝光亮,泪水从眼角溢出,她拉着父亲的手嘟囔着说:“这葵花你一定、得种下去,等你大哥、回来,我怕是等不到他了……”

奶奶去世那天,那片向日葵静默无言随风摇曳,像是在为奶奶送行。

奶奶历经诸多苦难,却从未向生活低头,她种了一辈子向日葵,其实是种下一份念想和希望啊。恍惚间,奶奶站在那片葵花地里,笑靥如花,哼唱着那首好听的歌谣:“向日葵,花儿黄,朵朵花儿向太阳……”

丰收时节晒秋忙

□江初昕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种农作物丰收了,割稻子、收茶籽、挖红薯、拔大豆、打芝麻、摘棉花……母亲变得格外忙碌了起来,忙里忙外晾晒各种农作物,晒秋的季节也随之到来。在秋阳下,错落有致的房舍和田野里金黄色稻谷,以及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一起,加之晾晒在露台上红黄白的各种颜色,形成了一幅天然的晒秋画卷。

秋收的红最显眼。辣椒的红是鲜红的,每到深秋,母亲都会晒不少辣椒,有整个的小米椒,也不用切开,辣椒蒂也不用除去,直接放在竹簸箕里晒;那种高山土辣椒色泽鲜红,肉质肥厚且辣劲十足,母亲将辣椒洗净后,整篮提到院子里,坐在太阳底下,和邻居边唠家常边切辣椒,暖暖的秋阳下,辣椒的辣味四处弥漫开来,切好后的辣椒整篮晾晒在柴火垛上。还有一种留着做种的辣椒,母亲用棉线穿在辣椒蒂上,然后挂在屋檐下。那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在微风在摇曳,像一串串红炮仗似的,喜庆吉祥,成为一道乡村最有生活气息的画幅。红的还有柿子。秋风起,柿子树的叶子簌簌掉下,树上的柿子红彤彤的,像一盏盏红灯笼一般挂满树枝。等到霜降前后,柿子表面隐约有一层盐白色的白霜时,就可以搭梯采摘了。每次上树采摘,应母亲要求,都会留几个柿子在树上。母亲说了,光秃秃的柿子树不好看,留几个红彤彤的柿子在树上便有了精神气。柿子摘下后,连夜削皮,第二天平铺在木板上晾晒。晒几天,柿子便塌陷下来了,变得圆圆扁扁的,皱巴巴的表皮盐白越发的多了。而高粱的红是赭红。一束束割下来,用绳子绑成一小把,放在竹竿或挂着树枝上晾晒。晾晒后的高粱容易脱粒,解开后放在手里一搓,便纷纷落下,再平铺在晒

簸上晒,带壳的高粱用来做酒,而那些去壳的高粱母亲磨成细粉,同米粉掺和起来做成高粱粿。

丰收中的黄色应该也是主色调。稻谷的黄是铺天盖地的,稻田上金黄的稻子随风翻滚,收割回家后,一堆堆稻谷像小山似的,母亲拿来刨板拉开,然后用齿耙摊开。午饭后,在用齿耙翻动稻谷,一道道伤痕蜿蜒延伸,稻谷享受着秋日的暖阳。晒上三四天,用手抓起地上的谷子放进嘴里,轻轻一咬,“嘎嘣”一声脆响,说明谷子干了。大豆的黄豆说不是很壮观,但在秋收的季节里是一抹不容忽视的淡黄。地里的大豆拔回家,挂在木头架上晒上几天,就可以打豆了。事先在地上垫上蔑席,母亲头上系着头巾,坐在小板凳上,手持一根小木棍轻轻的敲打。随着手起棍落,豆荚纷飞,大豆跳跃,宛若是在跳上一支支欢快的华尔兹舞曲。打完豆子后,就用竹筛筛去梗叶及豆壳,除去土尘及细末,之后,再平铺在蔑席上,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就可以储存起来。黄橙橙的大南瓜刨去南瓜皮,用刀剖开,掏净里面的瓜瓢和南瓜籽,用刀顺着南瓜的形状一圈圈切下,之后,挂在竹竿上,晒在太阳下。南瓜在竹竿上一般晒至两天,晒成蔫不拉叽的样子,从竹竿上收下,切成细丁状后,和米粉辣椒搅拌均匀,煮熟晒干后就是好吃的南瓜干了。

黄的还有玉米、红薯、菊花;白的棉花、萝卜;褐色的山油茶籽、板栗、桐油籽。用来晒秋的各种工具齐上阵:簸箕、蔑席、畚箕筛子、竹竿竹叉、木条板凳,那些罐、坛、铁皮箱也都搬到院子里照晒太阳,以备存放粮食或干货。母亲晒秋显得格外的忙碌,或翻晒拨动,或归仓储藏,进进出出的身影中,抑制不住对丰收的喜悦心情。

婚姻保鲜秘方(小小说)

□黄 倩

“老李头……”蔡姨一进门,就扔下手中菜篮就朝里屋嚷嚷。

“干嘛呢。”老李头也没抬,自顾自收拾着阳台的花草。

“你也不学人家老龚。”蔡姨气哼哼来到阳台。

“学啥?”老李拿着剪刀的手停了下来。

“天天牵着老伴的手去买菜呀!”蔡姨一脸羡慕。

“都一把年纪了,牵着手也不怕别人笑话?”老李瞥一眼老伴,操起剪刀,“咔嚓”剪下一片黄叶。

“哼,牵自己老婆的手,有谁笑话呀?”蔡姨一扭头,进了里屋。

晚饭后,蔡姨下楼准备去对面超市买

点盐,又看见老龚牵着老伴的手在散步。不知哪里传出来歌声:“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什么山盟海誓都不要……”

蔡姨觉得,老龚夫妇就是这首歌的现实版演绎。

蔡姨正在发愣,当记者的女儿回来了。蔡姨灵机一动,对女儿说:“李子,你看龚伯伯他们老夫老妻多恩爱,你快去采访一下吧,问问他们婚姻长期保鲜的秘方……”

女儿大方地走到老龚夫妇面前,表明意图。

“哪来的秘方?都是责任和义务!”老龚无奈地摊摊手说,“她得了健忘症,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

等风来

□铜铜胜

看见窗外的树叶动了动,我以为会有风来,再看时,挂在枝梢上的树叶依然静止,呆呆地一动不动。是不是我在秋天等一场风时,等得有些心焦,失去了耐心,眼睛看花了。刚才,也只是自己感觉到窗外的树叶好像动了一下,再定睛看时,发现树叶并没有动过的迹象。我等的那阵风还不知在哪里呢?也许正在路上,也许还在更远的地方,它会不会赶来,也说不定。

进入秋天,我一直在等一阵风,等一阵秋风。一阵秋风一阵凉,北方人将这句话说成是“一阵(层)秋风一阵(层)凉”,我喜欢北方人的讲法,将阵读成层字,仿佛秋风便能将凉意带来,一层一层地铺在大地之上一样,那样铺上的层层凉意就不浮夸,而是实实在在的。等风来,其实是在等待一个凉爽的秋天。

立秋以后,清晨再去公园里的湖边跑步时,感觉到太阳出来得更迟了一些了。此时的天光还不太明亮,湖边雾气蒙蒙,白雾远远地,在湖畔与对面的楼群之间,在湖边小山的绿树上徘徊,气氛有些沉闷。湖面上无风,湖上的雾便少了几分飘逸的灵气。湖堤上的人还不算多,进入公园的大门,我便开始跑动起来,步速不快,但一跑动起来,感觉迎面便有了微微的风,我保持着跑动的速度,仿佛便在一阵风中跑步一样,心情竟好了起来。当我停止跑动,往回走的时候,风停了,身上的汗多了起来,我喜欢从风中跑出来的那种汗水淋漓的感觉,汗水在风中往下流,你稍一停下脚步,风便吹干了身上的汗珠,感觉分外的舒爽惬意。

入秋后,早晚的气温明显地降了一些,出门时也感觉凉爽了许多。有时候,早晨起来,我甚至会怀疑昨天夜里是不是有一阵风吹过。而我在路上,并没有发现一阵风来过时所留下的痕迹,地上的落叶并不比往常多一些,树还在傻傻

地绿着,行人的衣着也没有多大的改变,看来我的怀疑是找不到什么依据了,可我希望昨夜里有一阵风悄悄地带过来。

在秋天,等风来,与其说是一种情绪,倒不如说是一个情结。情绪会感染别人,而与我一样喜欢在秋天等风来的人并不多,或者说并没有多少人愿意表现出他们等风来的心情,当然我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而情结中都结在心里的,一个人的情结总是很难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愿意在秋天里,耐心地等风来。我知道,那阵期盼中的秋风一定会来,在某一个清晨,或是傍晚。

秋风起,秋天便有了一份让人欢喜的喜气。水边,蒹葭苍苍,有风,那一抹风景便是灵动的。风中的苍苍蒹葭,在我们的眼前摇曳成一道飘逸茫然的风景,仿佛穿越千年从未改变过。我努力站在水边的风中,望着苍白的芦花,如望向远远的过往,在想,水边的那一阵风究竟吹了多久呢?

秋风中,我看见一痕瘦水中的雁影散了、乱了,我抬头,看见雁阵带着秋风,在我的天空已经飞远。我多么希望在黄昏,或是入夜的时候,那些雁阵能在我的家乡停留一夜,停在村外的小树木里,或是停在我上时天路过的那片矮松林里,也许明天的清晨,我起个早,还能目送它们远行。而雁阵,如秋风,只是这个季节的过客。

可是在这个季节里,我依然在等风来。傍晚,起风了,从楼上往下看,树叶在风中摇曳。在风中,我想起老家村庄外围的一圈土墙,土墙上的木槿、槭树,挂在木槿和槭树上的扁豆,那些在风中轻舞的紫色的扁豆花和月牙一样的扁豆,一串串的扁豆和扁豆花,

初秋,还没有从燥热的暑气中脱身出来,我在耐心地等风来,等挂在扁豆花上的满架秋风,那是来自故乡的一阵凉风,凉风起,故乡秋。